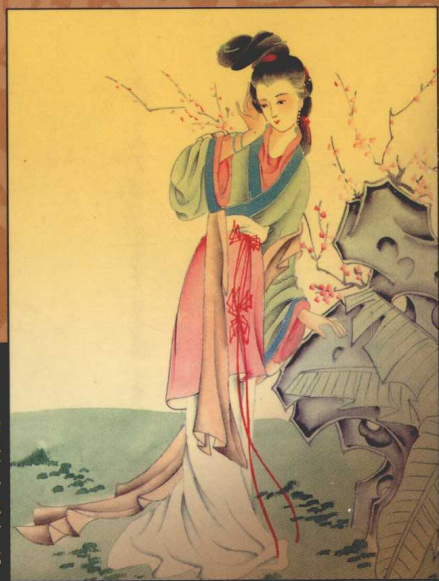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才子佳人禁毁小说系列

醋葫芦 闹花丛

Cu Hu Lu Nao Hua Cong

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才子佳人禁毁小说系列

《醋葫芦》这部书多淫秽语，对房中之事描写亦多，故而遭清政府禁毁。
《闹花丛》，正因为过多的性爱描写，本书在清道光，同治年间在江浙的禁毁书目中曾多次出现。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國禁毀小說百部

才子佳人禁毀小說系列

I242
137

醋葫芦·闹花丛

Cu Hu Lu Nao Hua Cong

明 ○ 伏雌教主

清 ○ 佚名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醋葫芦

[明] 伏雌教主 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·才子佳人卷.3/杨娜主编. —长春:
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3.8
ISBN 7-5387-1776-5

I. 中... II. 杨... III. ①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②禁书—中国—古代—选集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16138号

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·才子佳人(三)

作者: [清]雪樵主人

丛书主编: 杨娜

责任编辑: 姚家余

责任校对: 姚家余

装帧设计: 小曼

出版发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6464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刷: 长春市省委党校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毫米 32开

字数: 4316千字

印张: 210印张

印数: 1—5000册

版次: 2003年8月第1次

印次: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5387-1776-5/I·1681

定价: 536.00元(全套共20册)单册: 26.80元

本册目次

醋葫芦..... 1

闹花丛..... 215

第一回

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连条忍饿归来

引首《满江红》

宋 儒作

须发男儿，率性处由来凛冽。又何曾隐忍肤挠，含容目瞽。胜负场中逞后先，英雄队里争豪杰。

怎归来见着俏浑家，汤浇雪。下虚心，犹未悦，任趋承，还磨折。总甘心忍耐，敢生□□。可侮浑如系颈羊，堪欺俨似藏头鳖。是何年，请得尚方刀，把雌风灭。

【评】

此公颇有疗妒之志。然欲请剑尚方，第恐缓不及事，仍类寻常汉子。

这首《满江红》词，乃是宋时一个宿儒所制。单道着人生于天地之间，受父母之精血，秉大地之性灵，至清至明，至刚至劲。及其渐至壮年，又读了几多诗书，学了几多世务，添了几多侠肠傲骨，义胆雄心，一毫也不少屈于人，一些也不少弱于己，便是父母，也不肯让他分毫。不知怎么到了壮年以来，娶下一房妻室，便有了一个束缚，就似那蜗牛遇了盐醋、蚂蝗见了石灰的一般，由他飞天也似的好汉，只索缩了一大半。这也不知甚么缘故？难道男子个个惧内、女人个个欺夫的？也是天生的古怪。

俗话道得好：“干事时他却还在底下，除了这事，他便要爬到丈夫头上屙屎。”莫说别的，便是当时陈季常，是个大有意思的人，那个不相钦敬？独有这点上边，有些调停不来，每受了夫人的呵谴，难为到十生九死。又有那不识进退的老苏，倚着通家好友，只道自己面皮怎么样大，思量劝那柳氏转来，走来道：“嫂嫂，夫乃妇之天……”一缘二故，说得不上三五句话，只见那柳氏霎时变下脸来，把个刀一似的言语复上几句，眼见那老苏真个也自酥了。这总是《狮吼记》的旧话。人人看过，个个晓得，却把来做一个引子，小子也不十分细道。

却说目今又有一户人家，丈夫赛过了陈慥，老婆赛过了柳夫人，他的家门颠末又赛过《狮吼记》。虽则世上常情，亦是目今趋事，待我慢慢说来。有诗为证：

堪叹男儿力不支，诸凡事业任妻为。
假饶片语相挠处，历尽熬煎真可悲。

说话的，你又差了！依你这等说来，为人娶了一房妻小，不要他帮扶家室，终不然做个神阁儿，请他朝夕四拜，才是男儿力自支么？呀，看官，不是这等讲，若说朝夕四拜，端又是怕老婆的了。有一诗又道得好：

妻主内兮夫主外，夫耕妻织俱无怠。
丈夫一日身显荣，念及糟糠倍亲爱。
宋弘之妻不自夸，自有知心宋弘在。
怎知当世浇薄风，妻虽懒惰勤争功。
自言家业皆由我，恃己多才凌老公。
丈夫不幸无子息，自言有婿有内侄。
堪叹白发已蒙头，尚不容夫亲外色。
丈夫无奈假趋承，只恐貽笑遭人轻。

后生莫道不惧内，事到其间难后生。

闲话休题。且说宋前年间，临安府中有一处士，姓成名珪，表字廷玉，祖居虎林人氏。幼年孤苦，无倚无依，辛勤积攒，做些经纪生理。到了二旬之外，娶下一个妻子，就是左近那都绢的女儿。那都家老员外名唤都直，唤字公行。做人朴实，颇有财势，因开绸绢铺子，人人唤做都绢。

那都绢为何将这女儿倒嫁了一个小本经纪？也只是这都员外做人老实，不乐虚花；是这女婿做人自小停当，一个铜钱当八个字用，以是把个女儿与他为妻。便是那都氏娘子，虽不是倾国倾城，却也如花似玉，一应做家，色色停当。只是一件，都氏从来娇养，况且成珪出身浅薄，家业皆得内助，“惧内”二字，自不必说了。

做亲后不多几年，夫唱妇随，做了千数家业。不期都老员外过世，舅舅都丽又小，绢铺没人管理，却是成珪寻了后街绸绢行中一个旧友，仍旧开张缎铺。这友人姓周名智，表字君达，年纪与成珪仿佛，不相上下。做人性格温和，公平交易，店面上一发来得，真个是不由科甲的状元，不做文章的秀士。兼之出入银两，半毫不苟，开得十多个年头，颇颇有了利息。

一日，成珪道：“贤弟，你我忠心赤胆，开店多年，有本有利，并无芥蒂。只是如今事体大了，两下日久，终有结局。古言道得好：‘树大分枝。’我和你两人就此分析，有何不可？”周智道：“小弟得蒙提挈，凡事皆赖贤兄所赐，一任尊裁，但凭处分。”成珪道：“说那里话！本钱虽是我多，辛力却是你多。和你除原本外，均分余利就是。”当日就盘算了帐目，点起货物，共有万金。两下各自分了明白。周智便移至大街，仍旧开张缎铺。成珪却懒于琐碎，因家下有了两个得力主管，竟移至后巷开了一所解库。

说话之间，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又是十多年后，两家生理更又不同，日兴日旺。只是一件，那周家莫说别的，只儿女也

添了两三个，将次要嫁娶了。独这成宅夫妇，少不得一个称了员外，都氏也称了院君，家里山场、田地、衣饰、金银，那件没有？偏偏的员外便像太监，院君就像个羯狗，两下结亲四十余年，屁也不曾放得一个。都氏也不着急，莫怪那成珪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道：“我有偌大家私，年近六旬，并没一个承宗接祀的儿子，这事怎不教人着急！总是城隍庙、张仙词、崔府君、定光佛，那处不立愿？那处不许经？一毫也不灵应。”况且院君性格不凡，看官们像也谅着七八分的光景，那些娶两头大、七大八、一妻一，莫说成员外，便是小子也开不得口了。

一日，成员外闲居无事，春景融和。节届清明，时当寒食。那时独坐书斋，别无思想，忽然记得起来：“去年天竺进香，曾在白衣赐子观音殿前许下灯油良愿，至今将及一载，未及完纳，想是因此越没个子嗣消息了。”即忙便请院君商议。不多时，那都氏轻移莲步，缓动湘裙，来见员外。看他怎生打扮，有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杏脸全凭脂共粉，乌云间着银丝。荆钗裙布俭撑持，不为雌石季，也算女陶朱。

真率由来无笑影，和同时带参差。问渠天性更何如？要知无妒意，溺器也教除。

成珪迎接之际，虽不尽摩，而其容貌，亦有《临江山》词为证：

年齿虽然当耳顺，襟期尤似中龄。吴霜缕缕鬓边生。不因五斗粟，愤作折腰迎。

绮思每诞蝴蝶梦，幽期惟恐莺闻。问渠来将是何名？畏妻都总管，惧内老将军。

都氏见成珪，便问道：“你今独坐在此，请老娘为着何事？敢

是早膳未进，还是库中账目要查么？”成珪见妻子来意严整，便又不敢开口。那都氏又问道：“莫非夜来受了风寒，敢是那边吃了哑药？不做声，为着甚么？”成珪没奈何，只得把个笑堆在脸上，道：“院君有所不知，拙夫那里为着这些来。只因去岁天竺进香，没要紧为着子嗣上，曾在白衣观音殿中，许下灯油幡袍良愿。适才记得起来。拙夫将欲告假一日，自往进香还愿，故此特请院君商议，别无他事。不知院君意下何如？”那都氏把头低了一低，眉蹙了一蹙，便道：“烧香好事，但凭你去，何须和我说得。”掇转身，便向里边竟自去了。

成珪没奈何，只得舍着张疯脸，上前一把拽住道：“院君，这回肯不肯，分付一个明白，如何竟自去了？”都氏道：“你自去便是了，难道我又来搅你？”成珪道：“院君说那里话！拙夫若去，一定要请同行，如何擅自敢去！”那都氏被他趋承不过，却也回嗔作喜道：“若要我去，何不一发请了周家叔婶二人同去走遭？况且清明节近，往天竺就去坟上祭扫一回，却不一举两得？”成珪大喜道：“还是院君，到底有见识，有理，有理。院君，我看此刻天色清爽，明日一定晴朗，就是来日如何？”都氏道：“便是明日。你可亲自周宅去来，我却在家备办合用酒食。”

成珪应了一声，向外便走。都氏道：“转来。”成珪捉不住脚，倒退了三两步，道：“院君，还有甚么吩咐？”都氏道：“往常你出门去，亲自点香限刻，计路途远近，方敢出门。明日虽是烧香公务，料你不敢偷腥，只是有理不可缺，一遭误，二遭故。”成珪转身把舌头伸了一伸，颈项缩一缩，轻轻走到香笥里，取了一枝线香，战兢兢的点在炉内，道：“院君，拙夫去也。”都氏道：“还不快走！”唬得那成珪抱头鼠窜，一溜去了。都氏却自嘻嘻的笑了一声，先到厨下，分付丫鬟小使道：“来日我们天竺进香，俱要早起整备，四辆肩舆，一应酒食，俱可早些安排，不可临时无措。”众婢仆齐齐应诺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成珪出得门来，又是夕阳西下晚饭时光，只恐周宅往返

归迟；有违香限，取责不便，恨不得两步挪做一步。转弯抹角，过东转西，却才来到周宅门首。只见外厢铺面俱已闭了，两个门神，你眼看着我眼，把个门儿关得铁桶相似。成珪捶了一会，里面深远，偏不见应。欲待转来，又恐误事；欲待等候，又恐违限。正是两难之际，只见门缝里露出一线灯光来。成珪慌忙张看，只见一个小厮，手中提个灯笼，正走出门。见成珪到来，便厮唤道：“我道是谁扣门，原来是成员外。连晚到此，定有贵干，请里面坐。”成珪道：“我来寻你员外，有事计议。可在家么？”小厮道：“员外与两位小官人，俱去亲戚家饮酒未归，故此小人特地去请。员外进内略坐片时，便好相会。”成珪道：“既不在家，那里等得。你只替我说，明日接员外、院君天竺进香，我自去也。”那小厮那里知道成珪心上有事，一把的死命拽住，道：“员外又不是他人，为何这等做客？员外不在，院君也在家下。晚饭也用一箸去。”

成珪再三不肯，小厮再四又留。正在喧嚷之际，周智的妻子何氏院君踱将出来。这何氏从适周门，一般赤手成家，帮助殷实，全不似都院君性格。有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淡扫峨眉排远岫，低垂蝉鬓轻云。星星凤眼碧波清，莺声娇欲溜。燕体步来轻。容貌可将秦、虢比，贤才不愧曹卿。顺承妇道德如坤，螽斯宜早振，麟趾尽堪征。

何氏闻得外厢聒絮之声，不知甚事，出来一看，见是小厮留成员外，连忙相见，道个万福，把那世俗套话问候了一番，就留成珪进内敬坐。成珪见他殷勤相待，只得坐下，却才把个臀尖掂得一掂，好像椅上有块针毡相似，好生不安，总也为着家中线香之故。圣人道得好：有诸中，形诸外。何氏因是通家，自己陪坐。说不多闲话，丫鬟献过茶来。成珪道：“茶倒不必赐了，有件小事，特来致意：老夫奉拙荆之命，特着老夫亲自请君达阿弟与院

君，明日一同往天竺进香，就去祭扫荒陇，又兼老拙还愿。万乞蚤临，幸勿见阻。”何氏道：“荷蒙宠招，本当趋命，奈拙夫未回，未及详审，不敢擅专。少顷归家，即当转申美意，定须遵命。”

丫鬟报道：“酒肴已备，请院君主席。”何氏便道：“员外到来，无甚款待，聊备鲁酒，幸勿见嫌。”成珪见何氏这般调妥，兼之淳善，暗想道：“我这些须之事，便道不曾对丈夫说知，不敢造次应允，别事俱备可知。偏我命中驳杂，娶着这个老乞婆，恁般顽劣，恁般泼悍！我今出来多时，线香已应完了，不知家下怎么一个结局，若再吃酒，岂不愈深其疑？”正是不想也罢，想到这个田地，却便是顶门中走了三魂，脑背后失了七魄，两耳通红，五内火热，忙忙的回复“不消”，也不知向那一方壁角里唱个歪喏，望外便走。

何氏正留不住，已在作别之际，只见灯光之下，又见周智回也。二子随后亦来。且看周智怎生模样，有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市袜青袍多俭朴，衣冠楚楚堪钦。谦恭虚己颇温存，虽当酩酊后，到底有规箴。二子多才骥与骥，一双白璧南金。联芳棠棣许趋庭，从来夸两仲，不负二难称。

成珪见周智到来，只得住脚。周智拜揖道：“贤兄光顾，失迎莫罪。”便对何氏道：“伯伯到来，不比外客，为何不见一些汤水？”倚着酒醉，兼着真情，一把拖了成珪，把个妻子、婢仆翻天搅地的骂个不了。倒叫成珪目瞪口呆，劝又劝不止，辞又辞不脱，被他拖来拽去，弄得头也生疼，却也顾不得周智埋怨妻子，只把进香之事，忙忙说了一遍。见周智满口应允，便要立誓辞回。

周智心里明白他的毛病，故意不放，正像打破砂锅，直问到底道：“是为何这等执拗，不肯用些酒去？定要说明白。”成珪被逼不过，没奈何回复道：“老弟是个极聪明的人，定要区区细说？这时不回，今晚可是安睡得的？”周智原是个爽脆的人，便

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贤兄实欲回归，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就着个家僮，提了灯笼送成珪归家。仍从旧路飞奔上前，心中春熟了一石多凹谷。

不觉已到自己门首，发付了小厮回去。众主管俱来迎接，问道：“员外出去多时，毕竟不曾晚膳，敢是饿也？快办酒肴。”那成珪道：“这到犹可，院君可安静么？”那些主管也有嘻嘻笑的，也有骨嘟嘴的，不知为着何事。成珪见不是头，连忙又问几声。那主管道：“自从员外出去，院君里面不知为甚，吱喳了好一会，还未息理。”成珪听了这句风声，却似雪狮子向火，苏了一大半，慌得个手脚无措，口中虽是不言，心内好生着急，暗自忖道：“今日迟归，原是自己不是。少间院君若是有些出言吐语，倒也还好承受；倘或求免不脱，动起向日家伙，免不得面门上带些青紫，明日进香甚么体面！”只得叹口气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丑媳妇免不得见公婆。”只索硬了头皮过去见他。

正是那：青龙与白虎同行，喜鹊与乌鸦齐噪。不知主何凶吉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【总评】

成、何相对数语，心口已觉恍然。

以待窠妓之心体贴妻妾，便是天下第一美丈夫；若将待妻妾之心体贴父母，便是千古第一孝顺子。试观成珪之惧公守法，即比之上古忠臣孝子，未之过也。惜甘用此不用彼，遂让古人独享美名。虽然，此样阿妈，不是妻子，应是前世娘转身，讨忤逆债尔。今人不孝父母者，曷其鉴诸！

第二回

祭先茔感怀致泣 泛湖舟直谏招尤

引首《玉楼春》

无名氏作

六桥岁岁花如锦，多少风流堤上逞。风番花落又重开，当日风流都老景。南北两山多邃径，沿路荒坟失名姓。可怜今日纸钱飘，他日有无犹未定。

【评】

即壮年有嗣之人，读此一过，亦当周身汗下，何啻成珪！

却说成珪只恐线香限紧，连晚忍饿而归，又见众主管这般光景，好不害怕。没奈何，只按了胆，直头走将进去。却好都氏正是盼望之际，成珪赔个小心，深深唱个肥喏，竟不知妻子放出甚么椒料来。谁想成珪八字内不该磨折，不知那一些运限亨通，也是这一刻的星辰吉利，真正千载奇逢，破格造化，霎时乐师灯化作鬼火。

都氏见丈夫唱喏，便带个笑脸问道：“按客的老奴，怎么回复我？”成珪见这般光景，不知喜从何来，心头突地把泰山般一块疙瘩抛在东洋海里。你道为何那些主管也会吊谎来吓家主？原来有个缘故：成珪自从傍晚出门，都氏却在家中备办进香物料，丫鬟、小厮那里理会得来？故此呐喊摇旗了这一会。众主管不知

其故，却泛出这段岔头，吓得成珪屁滚尿流，好利害也。有诗为证：

雌鸡声韵颇堪夸，路上人闻体遍麻。膝下黄金何足惜，满筐谨具向浑家。

成珪坐得喘息已定，对都氏道：“拙夫蒙院君命，去到周宅，将吩咐的言语尽行致意与何院君得知。他已满口应允，明早即同周君达一齐到来，并无别说。”都氏道：“那老周怎么也来？”成珪道：“院君吩咐邀他，自然要他个到，难道怎好虚邀得的？”都氏道：“这也罢了。你可用晚膳么？”成珪道：“多承他家再三款留，只恐违了夫人严限，故此尚未吃来。”都氏道：“偏你这样人，假小心，最胆大，猢猻君子，黑心公道，专会妆乔，惯能作巧。他家好意留你，你便领他意思才是。如何不吃他的，只道有些相怪。今后决不可如此了。”成珪立起身，打个深躬道，谨依院君台命。恐下遭不似今日宽恕，只求线香多限寸儿，便是万代恩德。”

丫鬟打点肴饌出来，夫妻二人相对而饮。成珪私自贺喜，正在饥渴之际，况兼酒落欢肠，举起大觥，一连吃了一二十觥，酒量原不济事，不觉酩酊大醉。都氏见丈夫已醉，连慌将饭出来。成珪闭了双眼孔，胡乱吃了一盏，却便垂头睡熟，倒在桌上。丫鬟再三推扶，只是不动，口中喃喃呐呐的，不知说些甚么。正是醒脸看醉脸，其实有趣。惹得那些婢仆笑做一团，搅做一块，你又道没本事扛，我又道莫本事驮。三三两两，闹嚷之际，正愁没个法儿弄员外进房，不想都氏拿了杯茶儿，来到丈夫跟前，见他呼呼的睡熟，你道好一个院君，不慌不忙。把那嘹亮的声儿向丈夫耳朵边叫声：“不要老不尊！起来吃茶，上床睡去！”

成珪虽然酒醉，耳边到底惧怯，心里到底知事，一闻妻子声音，却像老鼠见了猫儿，骨碌碌跳将起来，双手擦擦眼孔，口中打个阿欠道：“床在那里？拿来我睡！”都氏道：“老乞丐，谁着你灌

得恁醉！床在房中，可是移得来的？”成珪将醉眼白呆呆觑着妻子，道：“床不肯移来么？罢，罢，罢！”又把双眼儿闭了。都氏将茶递来，成珪一连呷了几口，脚下又只不走。好院君，看不过了，伸出三个尖尖的玉笋样的指儿，也少知甚么天师府里学来的符咒，只在丈夫脑骨上轻轻刮了一下，道：“老奴，还不走动！”只见成珪叫声“领命”，便向房中一撞。都氏代脱衣服，放倒便睡。

当晚各人就枕，一夜无话。忽然金鸡唱晓，将已天明，都氏率众各各起来梳洗，又着小使去到周宅相邀。那周家却也装束齐备。听得相请，夫妻二人即便上轿，不则一步，已到成家。都氏连忙出迎，来到厅前，福了两福。成珪接着，两个俱各相揖已了。何氏把日常忆念，彼此致谢的话头，对都氏叙了一回，丫鬟捧过茶来。各人吃罢，又吃了早饭，请上香烛等物，带了一行僮仆，俱各出门。四座肩舆，十六只快脚，一溜风出了涌金门外，来到柳洲亭畔，便有无穷光景。有《满庭芳》为证：

日色融和，风光荡漾，红楼烟锁垂杨。画船箫鼓，
士女竞芬芳，夹岸绿云红雨，绕长堤、骢马腾骧。碍行云，
两峰高插，咫尺刺穹苍。

莫论村与俏，携壶挈盒，逐队分行。羨逋仙才调，
鄂武鹰扬。飘渺五云深处，三百寺。二六桥梁。最堪夸，
汪汪千顷，一派碧波光。

一行人住得轿子，只见那大小船户，俱来兜揽，有的问岳坟，有的问昭庆。成茂道：“我家员外也不往昭庆、岳坟，却往天竺进香。先要个轻快小船，渡过金沙滩，然后要只头号巨舫，转来游玩。你可准备。”艄子道：“这都理会得。”便把船儿摇拢，众皆走上，舫公摇动，不一刻已到了金沙滩。依先乘轿，吩咐大船等候，不在话下。不觉来到九里松，转过黑观音堂，便是集庆禅院，两边庵观寺院，总也不计其数。烧香的男男女女，好似蝼蚁一般，

东挨西擦，连个轿夫也没摆布。挤了好一会，才到得上天竺寺。但见：

栋宇嵯峨，檐楹高迥。金装就罗汉诸天，粉捏成善才龙公。真身大士，法躯海外进来香；假相鹦哥，美态陇西传入妙。求签声，叫佛响，钟鼓齐鸣，不辨五音和六律；来烧香，去点烛，烟光缭绕，难分南北与东西。正是：皇图永固千年盛，佛日增辉万姓瞻。

众人下轿，净手毕，安童点上香烛。值殿长老过来，问了居址姓名，写了两道文疏。行者击鼓，头陀打钟，齐齐合掌恭敬，各各瞻依顶礼，口中各各暗暗的祷祝些甚么。再请签筒，各人祈签已了，送了长老宣疏衬钱，然后起身两廊观看。只见那些募缘僧人，手里捧本缘簿，一齐攒将拢来，你也道是修正殿，我又说是造钟楼，一连十多起和尚，声声口口念着弥陀，句句声声只要银子，把个现在功德，说得乱坠天花，眼灼灼，就似活现一般。那些趋奉，不能尽述。周、成二员外虽是有些钱财，那和尚套子倒是不着道的，只不做声，只是走来走去。那些和尚也只跟来跟去，甜言蜜语，说个不了。都氏有些焦躁起来，倒是何氏道：“一来烧香，二来作福，叫安童拿五百钱散了与他，省得在此絮絮咕咕。”众和尚得了铜钱，好似苍蝇见血，也不顾香客在旁，好生趋趋踉踉的，你争我夺，多多少少得些，哄的一声，又到那一边，仍旧募化去了。

周智对成珪道：“贤兄，可怪这些秃驴，狠化人的钱财，又没个儿女，何苦这等？明日留与他人受用，想他着甚要紧！”成珪道：“老弟差矣。财乃养命之渊，人岂不要？但是随缘用度，自然消受得起。这班秃子拿去吃酒养婆娘，布施的功德自在，他却消受不得，后世变牛变马，俱是这一等人。”都氏毕竟嘴快，便对付丈夫道：“依你讲来，僧俗一理，你每常私自瞒我走去吃酒，养婆